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Yuantai Xi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China

Abstract

Firstly, elaborate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1) The history of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Quesnay, Smith, Ricardo, and Sismondi all have the concept of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is the embryonic stage of productive forces thinking;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bourgeois productive forces thought, List proposed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but it was messy, metaphysical, and idealistic. (2)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Marx and Engels' "breaking" of the bourgeoisie's "productive forces of capita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revealed the general laws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i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pointing out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productive forces" contains the compon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xt, analyze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moderniz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1) Deng Xiaoping's statement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s" contains the el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2)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ppeared in China like a shooting star; (3)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realize the "qualitative" jump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and made a Marxist theoretical summary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4)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 strategic driving force for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must adhere to the strategy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hil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highlight regional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arxism; productivity theory; sinicization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结晶

谢元态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江西南昌 330045

摘要

首先阐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①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前史。魁奈、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都有生产力思想概念,是生产力思想的萌芽阶段;在资产阶级生产力思想的发展阶段,李斯特提出较为系统的生产力理论,但却是凌乱的、形而上学的和唯心的。②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过程。马恩对资产阶级“资本的生产力”的“破”,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体系的“立”,马恩揭示了生产力及其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蕴含了“新质生产力”的成分。接着分析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过程。①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蕴含“新质生产力”成分;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流星”般地出现过“新质生产力”概念;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实现了生产力理论“质”的跃升,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点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④新质生产力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推动力,要坚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重的策略,要因地制宜凸显区域特色和行业特征。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

1 引言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既是对生产力跃升一般规律的总结,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时代特征的呼应。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无疑是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的主旋律。如何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结晶,是深化理解新质生产力历史逻辑的重要议题。

2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1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前史

2.1.1 资产阶级“生产力”思想的萌芽阶段

“生产力”是个中性词。在西方学术史上,是18世纪

【作者简介】谢元态(1955-),男,中国江西上犹人,教授,从事《资本论》与转型经济研究。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魁奈在《经济表》中分析“产业资本”时最早运用了“生产力”这个词。但魁奈只是提出了“生产力”的概念，对生产力的理论认识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魁奈 1758）。此后，英国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对“生产力”有比较具体的论述（斯密，1776），随后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基本上全盘接受了亚当·斯密的“生产力”思想并有所发展（李嘉图，1817），而法国的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却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反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构建了带有小资产阶级经济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想体系，并形成了有别于亚当·斯密的“生产力”思想概念（西斯蒙第，1819）。但是总体而言，在英法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只是粗疏、孤立、片面地认识生产力中的个别因素，对“生产力”思想概念的阐述尚处于萌芽阶段（杨小凯，2024）。

2.1.2 资产阶级“生产力”思想的发展阶段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生产力理论”。但是他的“生产力理论”是很凌乱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和唯心的：①他的“生产力多要素说”中所罗列的构成要素既过于庞杂又非常宽泛，他把一些完全不相关的因素（如宗教热忱、国家的气运和王位的世袭制等）也囊括进来，因而他无法说明各个因素间的关系，更无法说明各个因素对于生产力增长和经济增长有何意义。②他形而上学地完全脱离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宣扬“精神生产力”，甚至唯心主义地把生产力归于人的“精神本质”。在他的“生产力”概念中，既包括“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还包括了“精神资本”的生产力，既包括劳动者体力劳动的生产力，又包括资产者脑力劳动的生产力。③在他为“资本生产力”披上神秘灵光的背后，掩饰资产阶级的剥削，宣扬资产阶级在生产力中的根本作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

2.2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是在对庸俗唯物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等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有关的“生产力”思想的批判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理论组成部分，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杨小凯，2024）。

2.2.1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资本的生产力”的“破”

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在“资本的生产力”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无耻剥削、残酷压迫的罪恶，控诉了工人阶级在资本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中的血泪。1845年3月，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①批判了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唯心主义，指出生产力的本质不是“精神的”，而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②批判了李斯特生产力观点中的资产阶级庸俗化；③谴责了资产者把“人力”类同“畜力、

机器力”，揭示了在“资本的生产力”中，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作为劳动工具的厄运；④批判了李斯特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美化和崇拜。

2.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体系的“立”

马克思边“破”边“立”，从而首次阐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关系，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体系。马克思把生产力区分为社会力和自然力。他把“人的生产力”称为“社会力”；而把水力、蒸汽力、马力则称为“自然的生产力”。马克思并且强调，无论是“自然力”，还是“社会力”，都是客观的“物质力量”。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多部著作中，在批判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虚伪和谬误的基础上，首次将“生产力”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来运用，并同时阐述了自己关于生产力的初步思想概念。归纳起来，马克思边“破”边“立”，深刻阐述了生产力的多重意义：①生产力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又是一种“实践能力”；②工人阶级是（现代工业）生产力的承担者（主体）；③剥削制生产力为剥削阶级的统治利益服务，在剥削制生产力中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并揭示这一矛盾体运动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体系已经初步成形。（杨小凯，2024）

2.2.3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及其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①“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②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在剩余价值学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而剩余价值学说又充实提高了生产力理论，使之更加完整、精辟和锐利。由此可见，马克思反复强调，生产力理论和其他理论一样绝不是封闭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自身的增长、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

2.2.4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蕴含了“新质生产力”的成分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所以指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观点，是在已基本成型的“生产力二要素”的理论体系框架下，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认识，看到了科学技术对现实生产力各要素都具有巨大的赋能作用。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观点，在此后的《共产党宣言》（1848）、《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1867）等一系列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由于马克思生活时期，推动工业革命的相关科学技术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还不是很充分，而发展不充分的事物是不能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显然在这种状态下，马克思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处于“潜在”状态的生产力，但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没有将“科学技术”像“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那样列入生产力构成要素的主体部分。然而我们同时能够深刻地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中，不但包含了“科学技术”因素，而且实际上已经蕴含着“科学技术”将可能对生产力具有“倍乘效应”，蕴含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萌芽。

“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及其理论体系中到底处于何等地位？这就需要后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作出科学分析。

3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过程

3.1 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蕴含“新质生产力”成分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两次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75和1988）。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的深刻领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贡献，同样蕴含着“科学技术”将可能对生产力具有“倍乘效应”的深刻思考，同样蕴含着“新质生产力”概念萌芽的成分。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发表后，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生产力构成“多要素说”的热议。很快取得了共识，并将这一论断写进了《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概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许多教科书。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展开了长达十年左右对“生产力”理论的大讨论。管理学界比较快取得了共识，认为“管理”也是生产力，并写进了有关的《管理学原理》教科书；当时适逢西方的“知识经济”理论引入中国，于是不少学者认为在信息社会，“信息”也是生产力；还有人认为在当代“交通运输”成为相对独立的大系统，因而“交通运输”也是生产力。

但是从生产力的内涵来看，当时国内对“生产力”理论大讨论的各种观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经典论述即“二要素说”或“三要素说”为前提的，只不过在生产力的要素构成中试图增加“科学技术”“管理”“信息”“交通运输”等要素，使生产力的构成发展为“多要素说”。最近几年，有学者认为“数据”具有强渗透性和高替代性的特征，能够有效实现生产力传统要素的数字化，因而“数据”是新型的生产要素。然而历史地看，“多要素说”只是讨论了生产力构成要素“量”的增加，并未达到生产力构成要素“质”的跃升的高度。

3.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生产力”大讨论中已经“流星”般地出现过“新质生产力”概念

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关于“生产力”理论大讨论的各种观点，客观上已经出现了“新质生产力”概念，比如说1983年红旗出版社编著的《哲学》、1985年吉林大学刘贤奇教授所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疑难问题研究》、1995年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主编的《中国经济文库》，都曾经明确产生过“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和作用（王明远，2024）。但是，由于30年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而“新质生产力”的提法显得过于超前，似乎还有违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经典原理，所以学术界对这一学术概念并没有产生兴趣，更没有人对此展开深入研究。于是，“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的使用范围非常狭窄，甚至长期处于沉寂状态而不为大众所知。

3.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实现了生产力理论“质”的跃升

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传统生产力构成要素“量”的局限，实现了生产力理论“质”的跃升。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从理论到实践都遵循着其固有的历史逻辑。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生产力”的研究，多是囿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典学说的框架下讨论生产力构成要素“量”的增加，而习近平总书记当今提出“新质生产力”，则是因应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实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客观要求，达到了生产力理论“质”的跃升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特点和本质属性的精要阐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典理论的“守正”继承，又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②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点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范畴，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③2024年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点，就经济理论概括而言，“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就中国当今实践需要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④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共

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培育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了进一步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安排^③。今年初,全国上下都围绕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一系列的论述对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进行了新的时代定义,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半年多来,全国学术界掀起了学习研究“新质生产力”的热潮。

3.4 新质生产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推动力

3.4.1 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中国已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具备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较好的物质条件。我国不但在经济总量上稳居世界第二,而且在经济结构上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互补性逐渐减弱,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加强,尤其在一些领域和产业已经具有领先或并跑优势,许多方面的技术创新具有鲜明的前沿性和开创性。但是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下不进则退。因此,中国要紧紧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国际竞争力需要持续不断地强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中,需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尤其是在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以及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继续保持优势,并大幅提升要素保障能力和综合生产率;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的培育中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

3.4.2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战略决策。正如黄奇帆同志所归纳的:“总的来说,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这三者结合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黄奇帆,2024)他还通过详细的国际对比分析,论证了我国发展新制造、新服务和新业态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不管是在国家宏观政策层面还是中观和微观层面,都需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坚持“人才是第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载体”的理念,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的。

3.4.3 坚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重的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他还告诫我们,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以“新质生产力”替代传统生产力。一方面,要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始终走在世界科技的最前沿。另一方面,必须根据中国是人口和劳动力大国的基本国情,要运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比如在广阔的农村,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村新兴产业,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

3.4.4 要因因地制宜凸显区域特色和行业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演进规律,不能一个模式。在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中,各地各行业都要因地制宜,根据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及特点的差异,尊重生产力空间布局规律,体现各自的区域特色和行业特色。

注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3页。
-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6页。
- ③《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3年9月9日。
- ④《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论文中,如无另外注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原文出处均与本注同。
- 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

参考文献

- [1] 林毅夫,王贤青.新质生产力[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4.
- [2] 张占斌.新质生产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4.
- [3] 余东华,马路萌.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23(6):90-102.
- [4] 王飞,韩晓媛,陈瑞华.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当代经济管理,2024,46(6):12-19.
- [5] 令小雄,谢何源,妥亮,等.新质生产力的三重向度:时空向度、结构向度、科技向度[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1):67-76.
- [6]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7] 程恩富,陈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当代经济研究,2023(12):14-23.
- [8] 施雄天,余正勇.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结构分解及空间收敛性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24,43(5):90-99.